

黃檗

在我腦中有存在一種藥材的記憶，失去生命氣息的暗黃色片狀中藥，是常見且稀貴的藥材，因睡眠不佳使肝膽火過旺，引發的風火牙痛偶爾使我疼的到處打滾，這時父親抓了一把黃檗皮和藥包放入鍋中，煮開的樹皮將開水暈染成鮮明的黃，苦味隨味覺的擴散，逐漸取代了疼痛，病情也隨之解除。

家中擺放了許多藥材，許多植物長相和散發出的獨特氣息我聞所未聞，我會幫忙打包藥材放進棉布袋中，以便在煮水藥時植物各部件不會散落在水中。有次，我向父親詢問掌中的藥材，父親耐心解釋它是苦寒的藥物，能退去肝火讓人體回歸平衡，也正是中醫「中」字的精隨。此神奇的效用不禁使我好奇它真實的面貌，黃色的樹皮，始終猜不透。去年藉由校內舉辦的泰雅文化學習活動的機緣，在首次上山來到鎮西堡，結識了阿道（Ataw）長老，聽完他分享山林動植物與族人的共生關係後，我疑惑過去交通醫療不發達的年代，族人如何取用周遭資源來解決健康問題，遂以此為發想，再次與師長、同學踏上鎮西堡，隨著驟降的氣溫，目睹黃檗的廬山真面目以及它訴說諸多苦的記憶。

秋風颯颯，輕巧的金風承載著深山竹雞此起彼落的「咕嚕、咕嚕」和條紋松鼠如口哨般的尖鳴聲，一縷陽光越過棲蘭山，輕柔地溫暖我冰涼的雙頰，朝陽的升起，預示著的黎明已經到來，我們所面對陽光的方向，隔著塔克金溪的便是司馬庫斯部落，目光從溪谷向上翻閱山頂的純扁柏森林後便到達宜蘭。腳下所踏的是西納基山東側山腹的鎮西堡部落。鎮西堡，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的泰雅部落，其中鎮西堡是由泰雅族語「Cinsbu」音譯而來，語境為清晨太陽第一個照到的地方，有終年日照充足，土壤肥美之意，是個被太陽所眷顧的部落。

從首道曙光照耀的那刻，許多白耳畫眉、竹雞以及山羌等動物，在「咕嚕」聲中，揭開了一場小型聲樂的序幕，他們歡迎我們的到訪，同時，也敘述著他們的故事。朝陽驅散了黑夜，道路逐漸明亮，光通向了本日的目的地：以諾（Ino）植物園。以諾（Ino）叔叔，一位致力於保留部落藥用植物的長輩，長年遊走各方，收集隨時間流失的藥用植物知識。他在採集與狩獵的過程中帶回些許的植物，種進藥草園，試圖打造一座山林植物知識的諾亞方舟，不僅讓族人學習，也能讓社會大眾輕鬆地認識許多埋藏在山林中的瑰寶。

進入藥草園，兩側的道路種植了許多草本植物，有由鱗莖生出的臺灣百合，因為花期已過，剩下直立莖分岔處末端的圓柱狀蒴果，除此之外，地面長了許多龍葵、昭和草、鵝菜、苦蕒菜、野萵苣等野菜，名字中也大致隱含其特性，生命力旺盛的昭和草在日治時期引入作為軍兵蔬菜；苦到使人發顫的苦蕒菜，以及鵝喜歡吃的鵝菜。

長輩們在介紹的同時持續引領我們向前，突然，路面陡下進入樹林，在眾人互相的攙扶下，我們來到了一棵樹幹通直，有不規則縱向裂紋以及許多直向整齊切口的喬木，從外觀來看，許多大小不一的切口為它鍍上了一層神秘面紗，彷彿疤痕乘載著許多未知故事，直到以諾叔叔切出新的一條切口後，黃色的木質部和長條的形狀瞬間讓我思緒萬千，莫非，這便是中藥店常見用的藥材，黃柏皮本尊之一黃檗。「檗」，音「ㄅㄛˋ」，《說文解字·木部》：「檗，黃木也。从木辟聲。」分布在臺灣北部和中部海拔 1800~2300 公尺的山區，當地泰雅族人叫做 qaling，意思為樹皮，也有人稱 hevung，也就是黃色的意思，因為整棵樹材是通體的黃色，又稱為黃心樹。黃柏皮，在藥用當中事實上並非專指唯一一種植物。川黃檗（*Phellodendron amurense*）（中國品種）、臺灣黃檗（*Phellodendron amurense* var. *wilsonii*）（臺灣特有種）、阿里山十大功勞（*Mahonia oiwakensis* Hayata）（臺灣特有種）等樹幹通黃、長相類似並具有小檗鹼的樹皮都會互相替代黃柏皮之名。

1950 年代，政府迫於經濟壓力，臺灣林業進入濫伐時代。不久後，林業資源銳減，政府為了保護臺灣黃檗此種珍貴山林資源，嚴格限制濫砍，並規定局部剝皮等待癒合復舊，使之成為長期經營之道。不過此方式利潤減少和成本提升，導致難以執行，再加上盜砍風氣，臺灣黃檗依舊被大量砍伐，短短廿年間，臺灣黃檗皮在臺灣市場幾已絕跡，甚至此臺灣特有樹種曾一度瀕臨滅絕。因此，如今藥店所見的黃檗皮大多是由中國大陸進口。過去我對黃檗這味藥材的印象，僅僅是暗黃的樹皮，除此之外是一無所知，更別說見到本尊。

「老的，一個一個接著離去，我們努力地想梳理前人的亂麻，試圖記住。而遺忘，不該是最終歸宿。」

此時，同伴遞來了黃檗皮，我的思緒重回現場，我很清楚旁邊的長老們眼中所散發的喜悅是從何而來，來到這裡，沒吃點「苦」肯定是不能下山，當然，我知道，黃檗的苦味幾乎來自於其中名為小檗鹼的生物鹼，小檗鹼又名黃連素，顧名思義，吃黃檗就如同啞巴吃黃連，有苦說不清。在眾人期待的目光下，我拿起黃色的木質部，大膽咀嚼，隨著苦味在口中擴散，我眉頭深鎖，繼續聽著耆老們的介紹。

曾有人問我，這種「苦」該如何形容？一群黃檗生長於土壤肥沃，雨水充足的霧林帶，但因為商販惡意抬價，以及本身不斐的藥用價值，讓許多盜砍者毫不猶豫整棵砍走或是環狀剝皮，黃檗經歷環狀剝皮後，韌皮部無法供給養分到根部，根部便無法吸收水分，不久後樹木就會乾枯死亡，黃檗那帶著苦味的斷傷，是醫治發炎的藥，但這樣過分地索取，卻將植物逐步推向滅亡，那無言

的苦，存與死之間似乎在經濟利益下顯得無關緊要。

族人處境亦是如此，不少財團與土地捐客曾經到過這裡，看上了極具經濟利益、但法律規定只能由原住民使用的「原住民保留地」。狡猾的外來者鑽法律漏洞，透過尋找年輕族人掛名買賣土地，可避免日後產權糾紛，同時提供一筆買賣人頭費用，這筆錢對於在山上沒有穩定經濟收入的族人是難以拒絕的誘惑，許多人也在迷迷糊糊中簽屬長期租約或讓渡書，美其名曰的租用，事實上就是把土地權轉移，進一步被承租者開發成觀光區，謀取更多暴利。土地的過度開發利用，使原本的山林滿目瘡痍，而這些露營區、飯店都隨時可能成為土石流的陪葬品。而這些族人失去賴以為生的土地，就像是黃檨在經濟利益下被連根拔起的苦，伴隨資本主義的入侵，他們處於劣勢的經濟狀況在買賣費用完後依舊沒有好轉，如同植物失去了土地，便無法繼續生存。

剝黃檨皮換取利益，就如同賣地一般，是殺雞取卵的作法，但又無可奈何。整座山林就是一株黃檨，只要開採就會受傷，形成了無言的苦味。原保地的流失，是難以挽回的傷痛、是山林的傷口，病菌侵蝕般的開發，讓傷口發炎日益嚴重，先祖的心血從傷處流出，直到血液的乾涸，記憶已然蒸發在空曠的山林，只留下混亂的血漬，土地與黃檨的離去，讓新一代的部落青年不再使用黃檨來消炎，抗生素取代了族人心中的消炎藥，隨著時間推移無奈地沖淡了血漬中山林與黃檨的記憶，自此，青年再也不知黃檨為何物，亦不詳其故事，祖先的植物知識，也在與土地連結消失的那刻被逐漸遺忘。唯有意識自身與土地的連結，回到泰雅人與山林共存的脈絡方能治癒發炎的山林，知識、記憶才不會被遺忘。

或許今日科學能知道黃檨在族人眼中作為消炎植物，主要是因其中富含的小檗鹼，能產生抗白血球介素-8，限制白血球的趨化與活化，以及其代謝產物藥根鹼，具有降低發炎因子產生的能力。但是，植物在土地上與族人羈絆的故事是科學無法再現的。以諾（Ino）植物園，種植藥草和部分經濟作物，不只找回了這些故事，更是為了使經濟、永續和文化結合，讓年輕人能養家糊口願意回鄉，使文化傳承的種子能重新在土地上扎根，再度成長為參天大樹，讓故事得以流傳。

在多種外力的干預下，土地的痕跡逐漸模糊，而對一個族群最大的傷害莫過於遺忘，老的一個個離去，本已模糊的記憶該由誰來再現.....

這些記憶如今化為故事，實則以勝過物質，藉由長老口述，寫下這段埋藏於黃檨樹中陳年的歷史記憶。或許你只記得很苦，但總有苦盡甘來的時候，我想，是此刻。

夜闌人靜，黃嘴角鴉如高音陶笛般尖銳的「呼、呼」聲從窗縫硬生生鑽進
民宿，驚醒尚未熟睡的我，彷彿希望自己的故事也能為人所知，不久，寧靜的
森林開始熱鬧了起來。